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門街前後傳 第七回 顧兒思媳決計議婚 核實存名尚義居心

竹窗明靜面東開，風月無心任往來。 沙畔閒鷗隨水泛，岸邊高樹倚雲栽。
架存孔孟書千卷，巾鹿陶潛酒一杯。
老眼欲從寬處展，江洲方傾獨徘徊。

話說李廣聞母親呼喚，遂與眾友說道：「家母呼喚，失陪少時。請先飲一刻，小弟就出來奉陪。」大家說：「且請自便。」李廣起身來到後堂，只見母親及徐家孀母俱站在那裡，洪錦雲立於畫欄旁側。李廣趨步入內，口尊：「母親呼喚孩兒有何見諭？」李夫人言：「並非為娘呼喚，是洪小姐要拜謝你，為娘已代你堅辭。怎奈洪小姐執意不行，為娘的又不好卻洪小姐盛意。因此才喚你進來。」李廣方欲回答，只見洪錦雲已裋衽拜道：「家母臥病在床，不能出謝，先命難女拜謝拯救之恩。」說著已拜下去。李廣回拜說：「些微小事，不足言謝，何敢克當。以後請勿掛齒。」李夫人已命丫環將洪錦雲扶起。李廣偷眼觀瞧，暗道：「洪小姐在史府時，烏雲蓬鬆，淚痕滿面，現在略加修飾，恍若天仙，令人可敬。」遂退出內宅。

李夫人、徐夫人相陪洪錦雲晚膳已畢，李、徐二位夫人相隨錦雲到洪夫人房內看視。洪夫人臥病暗想：「我母女落難窮途，竟有這位高義的公子拯救，使我一家骨肉團聚。此恩此德未知何日才可報答。」正然思想，只見錦雲已至床前，低聲口呼：「母親，現有李夫人、徐夫人前來看視。」洪夫人聞言，趕著要坐起。李夫人、徐夫人一同向前攔阻，口呼：「洪夫人請自安臥，萬不可勞動身體。」錦雲接言：「二位夫人既如此說，娘勿庸起來，遵二位夫人之命。如娘病好些，再給二位夫人叩謝罷。」二位夫人接言：「小姐說得是，又爽快又近情理。夫人不可勞神。夫人如想何物，只管呼喚眾使女去取，休存客氣。」洪夫人聞言，伸手把李夫人拉住，請二位夫人坐下，含淚說：「我這落難之人，蒙公子將我女兒救出，已是感恩不盡。又蒙夫人將難身接到府上，未知何時可以報答夫人、公子的大恩？」李夫人回答：「些須小事，夫人何必掛齒。而況令公子正在英年，未可限量。唯願早早出仕，立功皇家，將來夫人的厚福正長呢！不必憂慮，請自靜養病體。妹等明日再來看視。」言罷，起身告別。洪夫人又致謝一遍，令錦雲送出房外。

李夫人與徐夫人回至內室，彼此落坐。徐夫人向李夫人口呼：「姐姐，小妹有句冒言的話，姐姐休要嗔怪。」李夫人回答：「妹妹略言何妨，請道其詳。」徐夫人說：「飯前洪小姐拜謝姪兒之時，令郎偷看洪小姐數眼方退出。據小妹愚見，三生有幸，有此巧合姻緣。吾想姪兒年已不小，當該婚配。洪府雖然中落，也是宦家，而且洪小姐生得娉婷，世界上有一無二，兩家門當戶對。小妹多件事，討杯喜酒吃。小妹與你兩家說合起來，未知吾姐意下如何？」李夫人聞言，歎氣道：「賢妹所言，愚姐豈無此意？不知寧馨兒小時有一段不了之事。昔日先夫在京作官時，與盧學士交好。後來先夫奉旨外任，元宵時節，盧夫人帶他幼女顰娘來給愚姐送行，愚姐羨慕顰娘生得伶俐娉婷，當時盧夫人喜愛寧馨兒，就在筵前議定婚姻，候先夫外任捧滿回京覆命時，再為行聘。及至任滿，又奉旨改任他處，勿庸進京。後來盧學士告歸鄉里，不幸先夫身亡。路遠迢迢，兩地音信已杳，現在若給寧馨兒婚配，萬一盧府知曉，那時費了唇舌。李門只他一脈，又得早給他完婚才是。此際兩難，如何是好？」徐夫人含笑口呼：「姐姐勿須過慮，既是當年六禮未成，此時重配，未為不可。」李夫人聞言，點頭說：「不知洪小姐曾否許人？若已許人，也是空言。」見一婢女在旁言道：「適才奴婢伏侍洪夫人閒談中，問及小姐婚事，據洪夫人言尚未字人。」李夫人聞言歡喜，當即囑托徐夫人得便題親。徐夫人答應，告別回了自己西宅。

且言李廣在前廳陪眾友飲酒投心，大眾遂結拜金蘭之交。徐氏昆仲告別回西宅，洪錦、胡達就寢。李廣至內堂請母安。李夫人口呼：「吾兒，為娘有一件事同你商議。我見洪家小姐甚實端方，娘意求婚於洪夫人，早晚為娘得人服侍，以終暮景，亦可早早傳宗接代。未知我兒可能如我願否？」李廣聞言心驚，接言：「在母親的意思，孩兒敢不遵命。但是這件事有關名義，孩兒不敢從命。母請罷此議，且不可存此心，惟恐被人知曉，紛紛談論。那時孩兒就無臉面見人了。」李夫人聞言，怒喝道：「好個不肖兒，你為什麼名義？你因他是落難女子，不肯順從為娘的心思。分明是愛富嫌貧，說甚麼有關名義！為娘主意已定，爾敢再阻？」李廣見母生嗔，不免含笑，口尊：「母親且請息怒，孩兒非是嫌貧愛富，委實名分攸關。況且通城誰不知孩兒與史府大鬧，為的是代抱不平。若作了這件事，不但被眾人粉飾我，史家也難干休。尚望母親三思之。」李夫人說：「為娘思之已久，豈不知所關吾兒名義。為娘給你定下此親，日後慢慢許圖畢姻，有何不可？你就絮絮叨叨，說出這一篇大道理來。為娘的不耐聽你這些話，快出去罷。」李廣無法，只得退出，心中憂悶，一宿無話。